

征稿：**海韻文藝副刊**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洛陽橋遊記

蘇錦波

無數次走過洛陽橋，每一次駐足，仍會被它橫跨洛陽江的雄渾氣魄所震撼。這座建于北宋年間的跨海石樑大橋，竟是以人力抗衡浩瀚江海，用智慧馴服自然險阻的奇跡。它不僅是交通的紐帶，更是一卷鐫刻著古人匠心與宏願的史詩。

洛陽江面遼闊，水深難測，在北宋以前曾是隔阻泉州府城與惠安的天堑。當時人們只能依靠萬安渡乘船過江，卻常因風濤險惡遭遇船毀人亡的悲劇。

為祈平安，百姓從九日山下請來海神，建鎮海宮（後改昭惠廟）以鎮風浪；也有鄉人李寵嘗試以石築浮橋，卻終難抵禦潮汐衝擊。直至蔡襄主持建橋，才真正改寫了這片水域的命運。

「洛陽」之名的由來，亦為這座橋添了幾分遐思。一說晉人南遷至此，思懷故土洛陽，因而以故鄉為名；另一說源自唐宣宗感歎此地山川似其洛陽封邑。而明代何喬遠在《閩書》中則記「落洋」之說——因夕陽西下時，清源山影投海，如日落汪洋。

橋中洲明代石碑所載，似更傾向唐宣宗舊事，本地人亦多認同此說。

真正令人驚歎的，是蔡襄以超越時代的生物工程智慧，首創「種蠣固基」之法，借牡蠣繁殖之力膠結橋基，

使基礎堅如磐石；又以船形橋墩分流潮汐，化解沖刷之力。而在沒有重型機械的北宋，如何將長達11米、重達十餘噸的巨梁架於墩上，至今仍引人遐想。這無疑是蔡襄以其聰慧活躍之思，集結工匠智慧所成就的壯舉。

橋南蔡襄祠前，清代黃貽楫所題楹聯「架橋天地老，留筆鬼神驚」，道盡了蔡襄的功業與才情。他不僅是書法大家，與蘇軾、米芾、黃庭堅並稱「宋四家」，更是務實創新的工程先驅。他所撰《洛陽橋記》僅一百五十三字，謙遜凝練，詳錄建橋時長、耗資與王寶、盧錫、義波等十五位功臣，卻隱己之功，唯有天下便利之願。

祠中與中洲碑林，猶如一部石刻史書。明碑上莊際昌、張瑞圖、洪承疇等人姓名隱約可見；清人林霽題刻亦沉默立於風中，訴說歷代重修護橋之志。緩步走過千餘步橋面，亭塔儼然，石將軍巍巍，彷彿時光回溯千年。耳邊似響起餘光中那首《洛陽橋》的詩句，如潮水般拂過心岸。

立于「晉惠交界」碑前，不禁回想自己往來兩地的歲月痕跡；而寶篆印經塔上梵文經咒與月光菩薩浮雕，猶存慈悲氣象。傳說菩薩額間曾嵌夜明珠，輝映江夜，照亮行路之人。值此中秋國慶之際，我于此深深俯首，祈願山河安寧，人間喜樂。

洛陽橋，不僅是一座橋，更是一種跨越時空的信念。它連接的不只是兩岸土地，更是古今智慧、人力與天意的共鳴。潮漲潮落，石橋寂然，而歷史與敬畏，永駐心間。

欒樹花開秋意濃

鄒強

傍晚時分，我沿着小區附近的中山河畔散步。太陽快要下山了，但是天色還沒完全暗下來，餘暉映在河面，風裡卻已經帶著點秋天的涼意。步道邊，稀稀落落點綴在磚縫間的，是幾朵細小的黃花。我停下來，撿起一朵，發現是欒樹的花。

江南的秋天總是來得比較晚。雖然快到中秋，但天氣還是熱。有人說，欒樹是最早感覺到秋天的樹。只有看到欒樹開花，才知道秋天真的來了。都說欒樹花開，一半是夏，一半是秋。待到欒樹花落時，最美的秋天也就到了。

河邊的欒樹長得很直，葉子還是綠的。不知道什麼時候，樹頂上已經悄悄開滿了小黃花。這些花特別小，一簇一簇擠在一起，遠遠看去，像是給樹梢披了一層淡金色的紗。走近細看，每朵小花都很精緻。四片花瓣微微張開，像一個個小鈴鐺，靠近花心的地方還帶一點淡淡的粉，素淨中透著溫柔。

不知從哪一天起，欒樹的花開始飄落。起初只是零星幾朵，晃悠悠地從枝頭墜下。

緊接著，便是一場盛大的落

花之秀。一陣秋風掠過，無數金黃的小花便簌簌落下，紛紛揚揚，沒有絲毫的留戀，像一場不驚擾人心的金色雨。

我一下子被這棵樹吸引，因為它同時開花又結果。枝頭的花還沒落，那邊已經結出了三瓣合抱的小果子。剛長出來的果子是青綠色的，然後慢慢變成粉紅，最後變成通紅，遠遠看就像一串串小燈籠在風裡輕輕搖。就像史鐵生在《我與地壇》裡寫到的：「花落了便結出無數如同三片葉子合抱的小燈籠……成年人也不免檢了一個還要檢一個。」我也忍不住彎腰撿起一個剛落的果子，果皮薄得像紙，裡面包裹著種子，果真如他所說，「精巧得令人愛惜」。

欒樹的果子可以當藥材，《本草綱目》裡說的「欒華」就能清肝明目；另外小孩子喜歡撿來串成鏈子，掛在窗邊當風鈴聽響聲；還有些喜歡花草的人會摘幾枝回家插在瓶裡，讓書桌上多一點秋天的味道。你看它就那麼安靜地美著、奉獻著，還沒等我們明白，整個秋天就已經被它輕輕講完了。

突然刮起一陣大風，比剛才還大，樹梢搖得亂晃，然後花瓣和果子辟哩啪啦往下掉。我打開手機，看了一下天氣預報，說今晚會有狂風暴雨。心裡一驚：完了，明早再過來，這滿地的金黃、樹上的嫣紅，恐怕早就被雨水沖沒了吧？

轉念一想，即便風雨將這一地的絢爛收走，欒樹依然站在那裡。花開花落，果熟果墜，它從不遲疑，也從不停留。哪怕無人記取，它依然在四季輪迴中完成自己的答卷；它存在過，燦爛過，在某個人的心裡落下過迴響。這，就足夠了。

夜深了，風越來越大，我轉身往回走。心中卻仍繚繞著那些樹、那些花、那些果。縱有風雨摧殘，枝頭仍會有點點新花。秋光不改，欒樹依舊。

文藝副刊



不瞭解歷史就無法讀懂當代中國

——專訪德國漢學家施寒微

中新社柏林10月13日電 第二屆世界中國學大會將于10月13日至15日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舉辦，主題聚焦「世界視野下的歷史中國與當代中國」。

歷史與當代怎樣貫通？西方學界如何討論中國式現代化？歐洲中國學研究如何增進中歐理解？應邀與會的德國著名漢學家施寒微（Helwig Schmidt-Glinzter），日前接受中新社「東西問」專訪。他表示，如果不瞭解歷史，就無法真正讀懂當代中國。

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中新社記者：能否簡要介紹當下歐洲中國學研究的整體狀況？您如何理解「歷史中國」與「當代中國」的關係？

施寒微：歐洲的中國學研究有著長久傳統，並為全球範圍內關於中國的討論作出了貢獻。歷史中國和當代中國過去都曾是研

究主題。遺憾的是，如今有一種傾向愈發明顯，即相較於當下，人們對歷史的重視程度正在降低。然而，如果不瞭解歷史，就無法讀懂當代中國。其中包括對中國古代豐富的文學、歷史、哲學以及早期科技發展，深刻影響中國文化的佛教，長期存在的多語言現象（包括溝學），以及對中國各地區多樣性及其獨特文化特徵的瞭解。

近代的諸多發展脈絡，都能追溯到久遠的歷史之中。過去的一些衝突區域至今仍在人們的意識中留有深刻印記。這其中既包括與周邊國家和民族之間跌宕起伏的交往史、各王朝的興衰更替，還有自唐代以來逐漸形成的教育與學術傳統、官僚體制以及促進經濟發展的經驗。而自鴉片戰爭以來近兩百年間的種種經歷，更是鮮活地留存于人們的記憶空間裡。

會副會長邱英程鄉賢令尊邱詩棉老先生（祖籍石獅市錦尚鎮西港村）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壽終於家鄉故里，享壽七十有四高齡，老成凋謝，輓悼同深，現停柩於家鄉錦尚鎮西港村中厝房祖廳，擇定於公曆十月十八日（農曆八月廿七）出殯。

本會聞耗，經派員慰問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，並致輓花圈，藉表哀思，而盡鄉誼。

洪一龍丁祖母憂

菲華英林洪氏家族總會訊：本會家聯合一龍宗長暨賢昆玉令祖慈、洪府謝瓊雙太太夫人（祖籍晉江市金井鎮圍頭村），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九日壽終內寢於家鄉本宅，享壽九十有三高齡。寶婺星沉，哀悼同深！現停柩設靈於家鄉金井鎮圍頭村本宅，擇訂於十月十六日（星期四）出殯，安葬於

中新社記者：中國式現代化如何被西方學界討論和理解？您對此有何觀察？

施寒微：在中國式現代化這一議題上，西方學術界存在分歧。長期以來，中國式現代化雖被解讀為一種「追趕式」進程，但中國日益重要的國際地位，已不再理所當然地被視為「追趕」，反而被誤讀為一種威脅。

當下，一種「制度對立」的思維主導了西方對中國的認知，不僅存在於政治領域，也存在於學術領域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一些觀點因此忽視了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特殊條件，不但沒有對中國取得的發展和進步感到欣慰，反而把中國視作一種威脅，出現誤讀。

同時，人們還忽略了一點：中國正面臨著與其他現代化國家類似的現代化挑戰。

家鄉靈山福地。

本會聞耗，經函電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！

洪一龍丁祖母憂

菲華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訊：本會洪文際股主任一龍善父暨賢昆玉令祖慈、洪府謝瓊雙太太夫人（祖籍晉江市金井鎮圍頭村），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九日壽終內寢於家鄉本宅，享壽九十有三高齡。寶婺星沉，哀悼同深！現停柩設靈於家鄉金井鎮圍頭村本宅，擇訂於十月十六日（星期四）出殯，安葬於

本會聞耗，經函電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！

洪一龍丁祖母憂

菲律賓晉江市金井鎮聯鄉總會/商會訊：本會洪副理事長一龍令先祖母，洪府謝瓊雙太太夫人（晉江市金井鎮圍頭村），不幸於西元二零二五年十月九日壽終正寢，享壽九十有三高齡。寶婺星沉，哀悼同深。現停柩於家鄉本宅，擇訂於十月十六日（星期四）出殯。

本會聞耗，經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，並致輓花圈，以表哀思，而盡鄉誼。

施恭榮逝世

菲華晉江前港同鄉會訊：本會鄉耆施恭榮老先生，亦即學明，學仁，仁仁令先尊，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一日凌晨二時二十五分，壽終於SAN JUAN DE DIOS HOSPITAL，享壽八十有二高齡，老成凋謝，

情系沙糖桔

吳發獎

深秋的風裡已帶了涼意，卻沒吹散萬水鄉愁下村的暖意——車子剛拐進通往果園的路，清甜的香氣就順著車窗縫鑽進來，像提前遞來的請柬，勾著人往那片翠綠裡去。這是和同事約好的日子，去致友金秋砂糖橘果園，親手摘一筐最鮮活的秋實。

果園比想像中熱鬧，卻不喧囂。連片的砂糖橘樹齊整排開，枝條被果實壓得微微下垂，像捧著滿手的星光。那果子真是好看，不是單調的黃，是帶著橘紅的亮，像被秋陽浸透了顏色，一顆顆綴在翠綠的葉片間，風一吹，枝條輕輕晃，果子就跟著晃，連帶著滿樹的綠與橙，都成了流動的畫。我們剛走進園子裡，負責照看果園的農戶就笑著迎上來，遞過竹筐和剪刀：「順著路往裡走，向陽的那幾排最甜，皮兒薄，一剝就開。」

同事已經忍不住往樹底下鑽，我也跟著停在一棵果樹前。指尖觸到果子的瞬間，就覺出了不一樣——果皮帶著點微涼的韌，卻不硬，輕輕捏一下，能感覺到果肉在裡面微微彈動。舉起剪刀，選了串長得密的，剪口「卡嚓」一聲輕響，整串果子就落進了竹筐裡，連帶著幾片碎葉，倒添了幾分野趣。蹲下身拾落在草間的果子時，鼻尖離枝葉更近了，那股甜香更濃，不是糖精的膩，是帶著草木清氣的潤，混著泥土的微腥，是深秋獨有的鮮活氣息。

不一會兒，竹筐就見了底。抬頭時才發現，夕陽已經往山邊沉了，把天邊染成了淡粉的橘色，竟和枝頭的砂糖橘有了幾分呼應。農戶們也開始收拾工具，竹筐在田埂上排成一排，裡面的果子堆得冒了尖，像一座座小小的金山。有位阿姨正把果子往紙箱裡裝，動作輕得像怕碰疼它們，「這果子金貴，得輕拿輕放，不然皮破了就不好放了。」她笑著說，手上的紋路裡還沾著泥，卻把每一顆果子都擦得乾乾淨淨，「從開花到結果，澆了多少水，施了多少肥，都記著呢，就盼著這時候能有個好收成。」

往回走時，我和同事每人拎著一筐果子，風裡的甜香似乎都沾在了衣角。夕陽把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，落在田埂上，和果樹的影子疊在一起。剝開一顆砂糖橘，果皮的清香先溢出來，一瓣瓣果肉裏著晶瑩的汁囊，放進嘴裡，輕輕一咬，清甜的汁水就漫開了，沒有一絲澀味，只覺得滿口生津，連心裡的燥氣都被這甜味撫平了。同事說：「這比超市裡買的新鮮多了，連帶著摘果子的勁兒，都成了甜的。」車子駛出村子時，回頭望了一眼果園，暮色裡，那片翠綠已經成了模糊的輪廓，卻依舊能想起枝頭那抹亮眼的橙紅。手裡的竹筐還帶著果子的餘溫，忽然明白，我們情系的不只是這砂糖橘的甜，更是這深秋裡，土地對辛勞的回饋，是親手觸碰果實的踏實，是風裡、果裡、暮色裡，藏著的最樸素的秋意。原來最動人的味道，從來都不只是舌尖的甜，更是藏在採摘時光裡的，那份與自然、與土地的溫柔相連。

諸如此類關於中國的討論，雖然在英語世界中被一些學者注意到，但大眾對中國的整體認知並未涵蓋這些內容，沒有看到中國現代化同樣面臨的挑戰。社會科學領域的中國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缺乏歷史視角，尤其是代際內與跨代際的系統性結構問題，要麼被忽視，要麼日漸淡化。歐洲可以從中國的應對和解決問題中學到很多，反之亦然。

中新社記者：數智時代，歐洲的中國學研究面臨哪些新變化？

施寒微：數據獲取的便利性為中國學研究帶來了巨大機遇。然而，也存在這樣一種風險：人工智能的應用可能會複製既有偏見，進而阻礙甚至完全扼殺新認知與新視角產生。因此，研究的自由與獨立性有賴於完善的研究基礎設施支撐。

在國際層面，多元視角是學術進步的基本前提。尤其是在公共與私人領域、參與與退出、適應與抵抗、個人未來願景與國家/公共規劃、個人信念與「主流共識」之間持續存在的張力關係，往往很少受到關注。然而恰恰在這些方面，中國展現出了高度的多樣性和活力。

輓悼同深，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堂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6-FIR靈堂，擇訂十月十六日（星期四）上午十時出殯，茶毗於聖國聖樂堂。

本會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其家屬，並襄理飾終事宜。

施爐墨逝世

菲華晉江前港同鄉會訊：本會鄉耆施爐墨（ROBERT SY），亦即故鄉賢施家質令幼郎，施王燕凌鄉嫂令夫君，施聰僑，施美僑令尊，施葉喜悅女士令家翁，施愛民令祖父，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二日下午十二時十六分，逝世於光坦紀念醫院，享壽六十一高齡，老成凋謝，哀悼同深，靈體於十月十三日火化，訂十月十四，十五，十六日設靈於LOYOLA MEMORIAL SUCAT。

本會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其家屬，並襄理飾終事宜。

洪一龍丁祖母憂

菲律賓晉江總會/商會訊：本會理事兼青合洪一龍鄉賢令祖慈，洪府謝瓊雙太太夫人（晉江市金井鎮圍頭村），不幸於西元二零二五年十月九日壽終正寢，享壽九十有三高齡。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現停柩於家鄉本宅，擇訂於十月十六日（星期四）出殯。

本會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，並致輓花圈，以表哀思，而盡鄉誼。

言告